

世界名人传记

Ernest Hemingway

王秀珍◎译

海明威文集



二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名人传记

海明威文集

(二)

王秀珍 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海明威文集

译者:王秀珍

责任编辑:赵岩

出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:130062 电话:86012927)

发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刷: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32 开

字数:916 千字

印张:40

版次:2009 年 3 月第 2 版

印次:2009 年 3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5000

书号:ISBN 978-7-3387-0894-3

定价:200.00 元(全 8 册)

第十三章

清早，我们到达米兰，我们在货车专用线站台上下了车。由一辆救护车把我们送到美国医院。我们躺在担架上看不清车的行驶路线。当他们抬我们下车时，我看到了一个小市场。一间开门营业的酒店，店里走出来一个倒拉级的女孩。街上有人洒水，有人扫马路，感受到早晨的味道。他们放下担架进去找人。一会儿来了一个，带着无沿帽，身穿白衬衫的管理人员。担架装不进电梯，于是他们研究一下，是抬我下担架，由电梯上楼，还是抬担架由楼梯上楼。最后决定乘电梯。他们把我从担架上抬出来。“慢一点，轻一点。”我说。

人多，在电梯里挤在一起，而我的腿老是弯着，痛得厉害，“让我的腿直一下吧。”我说。

“不行啊，中尉官长，没地方啊。”回答我话的人用胳膊抱着我，我的右臂又抱着他的脖子。他口中一股浓烈的大蒜和红酒气味直冲着我的脸。

“安静一点。”另外一个人说。

“妈的，什么人不安静，”抬我脚的那个人又继续说下去。“我还是请你安静一点。”

我看到电梯门关好，外边的铁格子挂上。管理人员又按按上四楼的电钮。电梯慢慢地向上升。

“重吧？”我问那个有蒜味的家伙。

“哪里，”他说。他脸上冒汗，喉咙里发出沉浊的低音。电

梯升到四楼，抬我腿的打开门，走了出去。我们到了阳台上，那里有好几扇带有铜把手的门，抬脚的人按一下电铃，我听到门里面的电铃响，没有人来。这时，由楼梯走上来的门房也到了。

“人呢？”抬担架的人问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门房说，“他们睡楼下。”

“找个人来吧。”

门房按按铃，敲敲门，随后打开门，自己走了进去。他回来时带来一个戴眼镜的老妇人。她的头发蓬松，半垂下来，身穿护士制服。

“我不懂，”他说。

“我不懂意大利语。”

“我会讲英语，”我说，“他们要找个房间安置我。”

“房间还没预备好。这里不预备收容任何病人。”她挽一挽头发，望望我。

“请随便给我一个可以安置的房间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她说，“我们不收病人，我不能随便给你一个房间。”

“随便什么房间都行，”我说，随即用意大利语对门房说：“去找个空房间。”

“房间都是空的，”门房说，“你是第一个病人哩。”他手里拿着帽子，看着那老护士。

“看在基督的面上，赶快给我解决房间吧，”我的腿因为蜷曲着，越来越疼、已痛入骨髓。门房进门去，后面跟来了灰发的护士，他们一会儿回来了。“跟我来，”她说。他们抬我走过

一条长廊，进入一间放下百叶窗的房间。房间里有新家具的味道。一张床，一个大衣柜，上面有镜子，他们把我放在床上。

“我可无法铺被单，”女人说，“被单被锁起来了。”

我不跟她说话。我口袋里有钱，我对门房说，“在扣好的衣袋里。”门房把钱掏出来。那两个抬担架的人站在床前，手里拿着帽子。给他们俩每人五个里拉，你自己也拿五个里拉。我的文件在另外一个衣袋里，请拿给护士。抬担架的人行礼道谢，“再会。”我说，“多谢，多谢。”他们又行过礼，出去了。

“这文件，写明了我的病况，我以前的治疗经过。”

女人戴着眼睛看文件。病历一共三张纸，对折着。“我不知道怎么办。”她开始笑起来，把我的病历放在她们一个衣袋里。“你是美国人吧？”她笑着问。

“是的，请你把病史放在床头柜上。”

房间里阴暗、凉爽。我躺在床上，看得见房间那一边的大镜子。只是看不清镜子里反映的东西。门房站在床边。他面容和气。

“你可以走了”我对他说。“你也可以走了。”我对护士说，“贵姓？”

“华克太太。”

“你可以走了，华克太太。我想睡一会儿。”

房间只有我一人，房间凉爽，没有医院特有的气味。床垫稳定，舒服，我躺着不动弹，呼吸平稳，腿痛减轻一点了，觉得好受多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想喝水，发现床边有一根拉电铃开关的线，我按一按电铃。但是没有人来。我又睡去了。

醒来，阳光从百叶窗上漏进来，我环顾四周，我看见那张

大厨子，空空的四壁和两张椅子。我的双腿，扎着绷带也很污秽了。笔直的伸在床上。我很小心，不敢让两条腿乱动，我口渴，又伸手按铃。我听见门打开，走进来一位护士，看上去又年轻，又相当漂亮。

“早啊，”我说。

早啊，她说，走到床边来。“医生还没回来，他去科莫湖去了。谁也不知道有病人要来，你生了什么病啊？”

“我受了伤。腿上，脚上，还有头部。”

“尊姓大名？”

“亨利·腓特烈·亨利。”

“我给你洗一洗身。你的伤口我不敢动。得等医生来。”

“巴克莱小姐在这儿吗？”

“不在。这里没有这个人。”

“我进来时，那个笑的女人是谁？”

“她大笑起来。那是华克太太。她值夜班。她睡着了，她没想到会有人来。”

我们谈话时，她替我脱了衣服、除了绷带以外，我衣服全脱了，她给我擦身，十分温和和柔婉。洗了身以后，人很舒服，我头上扎着绷带，但她把绷带旁边的地方都洗了。

“你在哪受的伤？”

“伊孙左河上，在普拉伐的北面。”

“那又在哪儿？”

“哥里察的北面。”

我看得出她对这些地方全都陌生。

“你疼得很厉害吗？”

“没有什么，现在好多了。”

她在我嘴里放了一个体温计。

“意大利人是放在腋下的，”我说。

“别说话。”

她拿体温计出来看一看，甩一甩。

“几度？”

“你是不该知道的。”

“告诉我吧。”

“差不多是正常的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热度。我两条腿里边装满破铜烂铁。”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腿里面装满着堑壕炮的碎块，旧的螺丝钉，床的弹簧等等。”

她笑了笑。

“你腿里如果有那些外来物，一定发炎，有高烧。”

“好吧，等着看吧。”

她走出去，接着又跟清早看到的那位老护士一同进来为我铺床，我人仍躺在床上。这种铺床很新奇，很科学。

“这儿的主管是谁？”

“范坎本女士。”

“一共有多少名护士”。

“不是还有人要来吗？”

“还有几位快到了。”

“他们什么时候到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作为一个病人，你问的话太多了。”

“我不是生病，”我说，“我受了伤。”

她们已经把床铺好，我躺在那，身上身下都是一条干净光滑的被单。华克太太出去，拿来一件睡衣。她们给我穿上了，我觉得又干净，又整齐。

“你们对我真热情，”我说。那个叫盖琪的小姐脸上露出了笑容。“我可以喝杯水吗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可以。马上就开早餐。”

“我现在不饿，请你把百叶窗打开好吗？”

房间里原来阴暗，百叶窗一打开显得阳光明亮。映入眼帘的是窗外的阳台，瓦房的屋顶和烟囱，还有天上的白云。

“你们这里什么时候上班？”

“你怎么老是问？难道是我们对你不周到？”

“你们待我很周到。”

“你要不要便盆？”

“试试看。”

她们扶着我，但是不行。我又躺下，从敞开的门上望着外面的阳台。

“医生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等着吧，我们已经设法打电话到科莫湖去找他了。”

“没有别的医生吗？”

“他是本院的医师。”

盖琪小姐端上来一个瓶子和一个杯子。我连喝了三杯水后，他们就走了。我向窗外望了一会就睡着了。吃过中餐，下午医院的监督范坎本女士来看我。她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她。她个子小，麻利猜疑，来做监督实在委屈了她。她盘问了

许多话，口气之间好像我参加意大利军队是件丢脸的事。

“吃饭时我可以喝酒吗？”

“听医生的吩咐。”

“医生不来以前，我只好不喝是不是？”

“绝对不许喝。”

“那么，还是请你把医生找来吧。”

“我们已经打电话到科莫湖去找他回来。”

她出去了。盖其小姐走进来。

“你对范坎本女士为什么这么不友好？”她很熟练地替我做事后，问我。

“我不是存心这样的，她太傲慢了。”

“她倒说你横蛮跋扈。”

“哪的话，医院，医院里没有医生，还有这种事。”

“他就要回来了。他们已经打电话去找他了。”

“他在那儿干啥？游泳？”

“不，他在那里有诊所。”

“他们为什么不另找个医生来？”

“嘘！嘘！你做个好孩子，他就会来的。”

我叫人去找门房，他来时我用意语和他说，让他去酒店买一瓶辛扎诺苦艾酒，一瓶基安蒂红酒和晚报。他去了，回来时用报纸包好酒进来，把报纸摊开，我叫他拔掉瓶塞，把两瓶酒都放在床底下。他走了以后，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看一会报，看看前线的消息、阵亡军官的名单和他们的受奖。随后从床下掏出苦艾酒，笔直的摆在我的肚子上，让阴冷冷的玻璃瓶子冰着肚皮，一小口一小口的喝着。酒瓶底在肚皮上印了一个

圆圈儿。我看到外边屋顶上的天空渐渐地昏暗下来。燕子在打圈子，我一边看着夜鹰在屋顶上飞、一边喝苦艾酒。盖琪小姐端来一只玻璃杯，里面是酒炖蛋。她进来时我赶快把若苦酒搁在床的另一边。

“范坎本女士在这里面放了些白葡萄酒，”她说，“你不该对她不客气。她年纪不小。在医院里负责又重大。华克太太老了，不能帮她的忙。”

“她人不错，”我说，“得多谢她。”

“我去给你端晚餐。”

“不忙，”我说，“我不饿。”

她把托盘放在床头柜上，我谢谢她，吃了一点晚饭。饭后，天暗了，我望见探照灯的光柱在天空晃动着。我望了一会就睡着了。我睡得糊里糊涂，只有一次被出的汗惊醒过来。随后又睡下去，竭力避免做梦。天还没亮，我就醒了，听见鸡在叫，清醒地躺着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又疲倦了。天亮了以后，我又睡着了。

第十四章

我醒来时，屋内阳光明亮。我以为还在前线，所以在床上把身子伸一伸。觉得双腿疼痛，低头一看，看到双腿还包扎着肮脏的绷布。才明白身在何地。我伸手按电铃。我听到了走廊上的电铃响声，随后有一个穿胶皮底鞋的人走进来。来人是盖琪小姐，在明亮的阳光下，她显得老了一点，而且又不怎

么好看。

“早啊，”她说，“夜里睡得好吗？”

“好。多谢你，”我说，“我可以喊个理发师吗？”

“方才我来看你，见你抱着这东西睡大觉。”

她打开镜橱，举起那瓶苦艾酒，差不多喝光了。“你床底下那一瓶我也放在那儿。”她说，“你为什么不问我要个杯子呢？”

“我怕你不给我喝。”

“我也可以和你喝一点。”

“你人真好！”

“独自一人喝酒不好，你以后别这样了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你的朋友巴克莱小姐来了。”她说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是真的，我不喜欢她。”

“你会喜欢她的，她人非常好。”

她摇摇头。她当然是好的。“你往这边挪一挪行不行？好了。我给你洗一洗，预备吃早点。”她用一块布，一块肥皂用温水洗，“你把肩膀抬起来。”她说，“这样行吗？”“早饭前打发理发师来好吗？”

“我给你找门房去请他来。”她走了出去又回来，“他去请了。”她说。她把那块布浸在水盆里，理发师跟着门房走进来，他年纪五十岁上下。留着向上的小胡子，盖琪小姐给我洗好后走了出去。理发师过来用肥皂泡涂我的脸，要为我刮胡子。他很严肃，一声不响。

“怎么啦？有什么消息没有？”我问。

“什么消息？”

“随便什么消息，城里有什么大事？”

“这是战争时期，”他说，“到处有敌人的耳目。”

我抬头看看他。“请你的脸不要动。”他说，一边继续刮胡子，“我什么都不说。”

“你究竟怎么啦？”我问。

“我是意大利人，我不与敌人通消息。”

我只好由他去了。如果他是个疯子，我的脸还是尽快离开他的剃头刀，有一次！我想好好看他一眼。“当心，”他说，“剃刀是锐利的。”

修脸后，我付钱给他。给他半个里拉做小费，他退回小费。

“我不收、我不上前线。但是，我还是意大利人。”

“滚你妈的蛋。”

“那我就告退了。”他说，用报纸包好剃刀。他走了出去，把半个里拉留在床上。我按按铃。盖琪小姐进来。“劳驾把门房喊来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门房来了，他竭力止住笑。

“那个理发师是不是疯子？”

“不是，长官，搞错了。他不太懂，以为你是个奥国军官。”

“噢。”我说。

“嗨，嗨，嗨，”门房直笑，“他这个人真有趣。他说只要你动一动，他就——”他伸着食指划一划喉咙。

“嗨！嗨！嗨！”

“那不会的，他非常害怕奥地利人。嗨，嗨，嗨。”

“嗨！嗨！嗨！”我说，“滚你的。”

他走出去，我听到他在走廊里的笑声。我又听到有人在走廊里走近来。我望着门，走来的是卡萨玲·巴克莱。

她进房来，走到床边来。

“好啊，亲爱的。”她说。她看来又年轻，又精神，又很美丽。我没见到过这么美丽的人。

“好啊？”我说。我一见到她，我就爱上她。神魂七颠八倒。她望一望门，看见没人，就坐在床边。俯下身来吻我。我拉她下来吻她，感觉到她的心在跳动。

“你这亲爱的，”我说，“你也在这里这真是太奇妙了。”

“其实要来不困难。不过长期呆下去，就不容易了。”

“你一定要呆下去，”我说。“噢，你真奇妙。”

我爱她爱得疯了。我简直不相信她真的就在我的身边，紧紧地拥抱她。

“别这样，”她说，“你身体还没康复呢。”

“哪里，我行了，来吧。”

“不。你还不够强壮。”

“哪里，我行。我行的。求求你。”

“你真的爱我吗？”

“我真的爱你，我为了你发疯了，请你快来吧。”

“我们的心在跳呢。”

“心我不管，我要的是你，我只是太爱你了，我都要疯了。”

“你果真爱我吗？”

“别老是说这个，来吧，求求你。求求你，卡萨玲。”

“好，不过只一会儿。”

“好，”我说，“把门关好。”

“那你不行，你不该。”

“来吧，别说话，请你来吧。”

卡萨玲坐在床边的椅子上。门开着，外面就是走廊。狂乱之后，我觉得空前愉快。

她问道：“你现在相信我爱你了吧？”

“噢，你真可爱，”我说，“你非呆下来不可。他们不能打发你走。我爱你爱得发疯了。”

“我们得十分小心才行。刚才那真是发疯了。我们不该这么做。”

“夜里来还是行的。”

“我们得十分小心。你在旁人面前不能表露出来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得谨慎，你是幸福的。你真的爱我，是吗？”

“别再这么说了。我真不愿意听你这么说。”

“那么我就注意点，不再说了。我现在要回去了，亲爱的，真的。”

“就回去啊。”

“有时间我就来。”

“再会。”

“再会，亲爱的。”

她走了。天知道，我本不想爱她，我不爱什么人。但是，我现在真的爱上了她，现在我躺在米兰一家医院的病房里，脑

海里想着各式各样的事情，我感到非常幸福，愉快。最后盖琪小姐来了。

“医生快回来了，”她说，“他从科莫湖打电话来了。”

“他什么时候到？”

“今天下午。”

第十五章

下午，医生回来了。医生是一个文静的瘦小的人。战争似乎搞得他很不厌烦了。他文质彬彬的，优雅的，而又显得厌恶的态度，从我两条大腿中取出几块细小的钢片。他用局部麻醉的麻药叫肌肉组织麻木下来，免得疼痛。他把手术刀和钳子深入麻醉了的肌肉的里层。病人清楚什么部位是被麻醉了。过一会儿，文质彬彬的医生受不住了，他说，还是照 X 光吧。探伤的方法不能奏效，他说。

X 光是在马奏列市立医院照的。那位医生是一个容易兴奋、愉快、能干的人。他设法让我的两个肩膀高抬起来。以便病人自己亲自看到从 X 光中看到身上的外来物。他说洗好的片子过一会就送去。医生请我在他随身札记册上写下我的名字。部队，和感想。他说那些外来物丑恶、残暴。奥大利人本来就是混蛋。我杀了多少人？我一个也没杀过。但是，为了讨好起见。就说杀了许多。当时盖琪小姐陪着我。医生就用胳膊搂着她说，她比克利奥拍特拉还要美丽。她懂吗？克利奥拍特拉是从前埃及的女王。是的，她果真比女王还要美丽。

我们搭救护车回小医院。让人家抬了好一会后，终于又躺在四楼的床上。拍照的片子当天下午送到了。那医生曾指天发誓，说当天下午要送来。现在真的送来了。卡萨玲·巴克莱拿来给我看。片子装在红色的封套里。她取了出来，拿到有光的地方。我们照着看。

“那是你的右腿，”她说，把片子仍旧放在封套里。“这是你的左腿。”

“放起来，”我说，“你到床上来。”

“不行，”她说，“我只是拿来片子给你看看。”

她走出去。丢下我躺在那儿。下午天气闷热，我躺在床上有些心焦。我打发门房去买报纸，凡是能买到的都买来。

门房没回来以前，有三个医生到房间来。我发现凡是医术不高明的医生，总是喜欢找别的医生会诊。一个开盲肠也不会开的医师，必定会给你推荐另外一个医生，而他所推荐的那位一定是割扁桃腺也不会割的。现在走进来的就是三位这类大夫。

“就是这位青年。”那位文质彬彬的住院部医师说。

“你好？”医生中一个瘦高个子说，他留着胡子。第三位医师手里拿着X光片子不吭声。

“把绷带解开吧？”胡子大声说。

“当然啦。请解开绷带，护士小姐。”院医对盖琪小姐说。盖琪小姐解开绷带。我低头望望腿，在野战医院，我的两腿好像不太新鲜的德国汉堡牛排。现在两腿已经结了痂皮。膝盖涨大，没有血色，小腿小陷，没有发炎。

“很干净，”住院医师说，“很干净，很好。”